

田中角荣其人

〔日〕 马弓良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田 中 角 荣 其 人

〔日〕马弓良彦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人 間 田 中 角 荣

馬弓良彦 著

ダイヤモンド社 1972年6月15日初版発行

根据日本《钻石》杂志社

1972年版译出

田 中 角 荣 其 人

〔日〕馬弓良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 字数116,000

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1·237 定价：0.36元

内 部 发 行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马弓良彦，是日本资产阶级喉舌《每日新闻》的政治记者。一九七一年秋，当自民党内围绕着争夺佐藤下台后新内阁首相职位的斗争逐步明朗化时，开始写作本书，一九七二年六月由日本《钻石》杂志社出版发行。

作者根据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竭力吹捧田中，为田中上台制造舆论。本书一开头，就吹嘘田中已经具备了各种条件，成为日本政界中可以“争第一、第二的实力人物”。书中突出描写了田中与尼克松的关系，说一九七二年一月在圣克利门蒂岛的日美谈判中，田中就受到了尼克松的赏识。作者用了许多阿谀的词句，宣扬田中是生来机灵的“大众政治家”，具有“卓越的智力，非凡的头脑”。在争夺佐藤之后首相“宝座”的斗争中，田中在“心底里已经开始被走向总裁、总理的‘蓝图’吸引住了。”他继承“保守派正统政治”的体系，向日本人民许了愿，保证解决“七十年代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如此等等。

本书系《田中角荣其人》的全文译本，仅略去原著的后记。文中注释，除注明“原注”者外，都是译者所加的。

参加本书译校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政治系，上海中医学院等单位的部分同志。

目 录

一、推土机——角菜的吸引力	1
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	1
圣克利门蒂岛的轶事	7
二、田中家的“荣哥儿”	14
雪国新春	14
继承父亲的“胆量”	18
顽皮少年时代的先生们	27
坚决不服输,克服“口吃”	31
选择前进的道路——自学	37
希望当个小说家	40
对“三号”的深情	44
三、田中上等兵的傲骨	48
中队长! 这要有个条件	48
悍马“久秀”	55
不稂不莠的士兵——田中上等兵的傲骨	58
在北满的严冬中,田中病倒了	63
四、苦学力行的青春时代	68
围腰里揣着一张十元的钞票上东京	68
住进公司当学徒	72
苦学时代	76
五、我能够做到些什么	81
当海军的梦想	81

遇见大河内博士	88
胡子的历史	91
徘徊在死亡线上	94
牛油与金月饼	98
结婚之夜的誓言	101
六、雪国情深	105
为登上政治舞台	105
精心打扮,适得其反	110
“吉田学校”的奇缘	118
经常借宿的旅馆的女主人	122
为打好基础而努力	125
七、走向实力人物的道路	132
浪花曲大臣	132
越山——光和影	142
八、如果祖国需要我	152
和数字的战斗	152
豁达大度	156
看他的本来面目	160
前途莫测	164
附 录:	
战后保守党的变迁	171
自由民主党总裁选举和各派的动向	172
历届内阁主流派、中间派、反主流派	
变化情况	173
昭和政治史与田中角荣	174

一、推土机——角荣的吸引力

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

我想，政治家必须有一种天赋的才能。

照字面解释，“天赋之才”就是生下来就有才能的意思。与此同时，后天所形成的“政治才能”，当然也是重要的。尽管如此，凡是获得成功的政治家，不是都有着这样的一种“天赋之才”吗？这种“天赋之才”，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成为政治家，而在后天把各种各样的人生经验加以总结、整理，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那是将近四年前的事情，我作为担任田中角荣这个著名政治家的“政党派系记者”，想要接近这个越出常规的“实力人物”。虽然我和他见面已不是一次，但是当经人重新介绍，以他为采访对象而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田中的眼光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田中的一个亲信，后来对我说明：“田中具有识别人的天才。”他的眼睛，的确是能够“识别人”的。我感到，在他的眼光里具有一种从正面直盯着对方，加以识别、加以估量、加以评价的气魄。

很遗憾，我没有“识别人的目光”。在那时候，我也是从直觉感到田中这个政治家既有着对新闻记者本能地采取防御的姿态，又有着一点也不肯从自己方面退让的“攻

击性”。老实说，田中角荣这个有实力的人物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未知数X。

以后，田中导演了佐藤首相第三次当选总裁这出戏，第二次担任了自民党干事长这个繁重的职务^①。

从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年)春天到夏天，度过了不寻常的“讨论大学立法的国会”这个难关。作为干事长而首次指挥了这一年年底的“十二月总选举”，致使自民党一下突破了“三百个议席的大关”。

田中开始具备了作为实力人物的各种条件。由于他是佐藤首相的嫡系，不能够公开打起“田中派”的这个派系旗号。但是，在田中这个政治家的心底里，已经开始被走向总裁、总理的“蓝图”吸引住了。当时田中手下的首席副干事长二阶堂进就给田中奉献了一个绰号，叫做“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所谓“带电子计算机的推土机”的这个绰号，对当时田中三头六臂、八面玲珑的活动情况来说，是很相称的。

从这时候起，才开始用“角福对立”或者“角福战争”^②这种表述形式来谈论他和福田的竞争关系。四十六年，由于参议院议员选举“没有取得进展”，田中引咎辞去了干事长，转任通商产业大臣。在这三年的短时期内，田中已经稳定地成为可以在佐藤辞职后的公选总裁时争第一、第二的实力人物，这在政界中已没有人怀疑了。

① 田中角荣在一九六八年十月，重任自民党干事长；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决定留任干事长；一月十四日，第三次佐藤内阁成立。

② 即指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为争夺自民党总裁、内阁总理的地位而斗争。

在这当中，即使对于缺乏识别人的目光的我来说，田中角荣这个政治家的形象也逐渐明晰起来了。因为依靠政治部记者独有的特权，可以直接地耳闻目睹他的政治行动，我总觉得，这个政治家的非凡程度、人情味或者说世俗气很强，这些都已渐渐“为人所注目”。

群众宣传机构把政治家的行动作为题材时，不是用它的过程，而是用它的结果。田中当然不会被当作例外。田中曾经在邮政相时代得到了“浪花曲大臣”的称号，那是由于他在日本广播协会演唱了一段浪花曲^①的缘故。就任藏相的当初，在大藏省内，就有“土木建筑业出身的大臣……”这种不信任的声音。田中仿佛每一次都依靠“实力”才打破了那种习俗中的偶像。对于现在的田中，往往寄予这样的期望：“他是佐藤地位的优胜候补者呢，还是对抗者呢？”那是田中这个具有天赋之才的政治家，在政界内已经形成起来的实际形象。

具体地统计总裁公选时有投票权的人的票数，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有可能加以正确估计。

同时，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政治家的田中角荣的本来面目，正迅速地在实力人物这个形象中放大扩展，而人们却反而看不到他的实际情况了。田中所具有的长处和短处，被群众宣传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感觉涂上了色彩，而重新出现在国民之中。

譬如，对田中角荣这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才能，已经没有否定的人了。

① “浪花曲”系以三弦伴奏的一种日本民间说唱的歌曲。

但是，对他的“政治才能”，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国民大众是怎样理解的呢？说到这一点，回答将决不是一致的。

对于政治家田中的评价，有颇为严重分歧的地方。最近民意测验的结果，在所谓“三角大福”^①四个候补者之中，他最孚众望。他给人这样一种形象：一个刻苦学习、历经艰苦的自民党人；有爽朗的、敢于打破常规的发言和行动能力；有男子汉的风度和严守交往礼节，等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好的印象出现过，例如，鲁莽、不稳重，不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浪花曲政治家”，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丑闻也是有一些的。与上述政界以外的平民的感受方式不一样，那些以政治为职业的驻日外交官的评价也是各式各样的。

自从发生“尼克松冲击”以来，虽说风向多少有些可疑的变化，但是连日本最大的友好国家美国、在美国驻日大使馆服务的外交官们，对田中的评价也是不稳定的。

倒不如说，反映“田中先生是个旧式的日本政治家呀！”这一种类型的见解居多。

据我所知，至少到去年为止的几年时间内，对“福田”的名字，有一种令人放心的感觉，而对“田中”的名字，则稍微有一点无可掩饰的为难之感。这就是“最大的友好国”原来的反应。

就这种意义来看，田中这个政治家被误解的地方还是很多的。恶意的误解，不用说是很多的。好意的，即如“评价过高”之类的错误理解，也不是没有。

① 即指三木武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福田赳夫。

政治家是不愿意轻易地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在宣传机关，亦即国民大众面前的。所谓本来面目就是没有化妆过的面目，即使是麻脸也不要把它掩盖起来。在目前情况下，在那些政治家中，田中却常常不当心地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田中这个政治家，是否可以建立起七十年代国民所期待的政治呢？对于田中的本来面目尽量作出忠实的观察，不是就可以由此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来吗？

对于总裁公选这场“玻璃杯里的风暴”，是加以批判呢，还是作为必要的恶习而不得已地予以承认呢？意见将是有分歧的。但是，纵令那些对当前政治的现状抱着深刻不信任的人，对这个确实被看作可能在最近的将来会登上日本权力宝座，至少也能最靠近那个宝座的田中这个政治家的“真面目”，多少会引起兴趣的吧。

因此，我想与其用政界史和派系史的观点，倒不如以采访记者所目击的材料为限，忠实地描绘出一个“具有特色的政治家”的本来面目。

关于田中角荣这个政治家，他的盟友大平正芳曾对亲近的人泄露过：“角荣先生是个鬼才啊！”既然这么说，或者是说“角先生真是奇才^①啊！”也未可知。

为他的才能所吸引的人是很多的。相反地，不承认他的才能的人也不少。优秀的政治家多数都有那样的情形，对田中角荣这个人物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评价。

我认为，对田中所具有的形象抱着期望的人是有的，

^① 在日语中，“鬼才”和“奇才”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有这样的说法。

或者对他的形象表示剧烈的攻击、反感的人，也是有的。

事实上，有那样各种不同的田中角荣论是好事。可以说，田中这个政治家在走向未来时，或许是自民党内很有可能吸收多种批评和希望的为数很少的实力人物之一。但是，田中有着怎样的经历呢？想些什么呢？是一个将要干些什么的人呢？如果能提供一些素材，就将可以自然而然地确定判断或理解田中这个政治家的着眼点。

严格地说，那将是传记作家的的工作。而且要写成这样的东西，我现在既无准备，也无自信。我只能在作为新闻记者所能接触到的、所能获得的情报资料的范围内，恰如其分地写下来。

昭和四十七年（一九七二年），是以自民党历史上“时间最长、不倒台”自夸的佐藤政权交替的一年。

四十六年末的某一天。在国会通过归还冲绳条约之后。佐藤首相的某一个心腹，访问了一个党内的实力人物。“直到首相引退的日子，我都将为佐藤内阁而尽全力。但是，佐藤内阁下台后，我打算照我想搞的那样搞去。”——这个实力人物这样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个实力人物的名字，恐怕已经没有在这里特地举出的必要了。

新年刚刚开始就会见记者的佐藤说：“即使是争做后继者，如果是‘君子之争’，不是很好吗！”从那以后，在答复记者团的问题时，也曾公开说了那样的意见：“在自民党的党章中，没有载明由前任总裁提名选择继任总裁。公选才是原则。”这种措词，对于把希望寄托于“由佐藤禅让政权”的福田派说来，感到不满是很明显的。四十七年的

政局，在围绕着争取成为佐藤的后继者的这场斗争中，从新年刚刚开始，这样一个事实就已明朗化了：福田赳夫至今仍是“优胜候补者”，但是实质上已在佐藤派内部形成派系的田中，已经作为对抗者而急速地追赶上来了。序幕已经由此揭开。

圣克利门蒂岛的轶事

昭和四十七年一月的日美圣克利门蒂岛首脑会谈，不管它的表面怎么样，就其实质来说，是一次贫乏空虚的政治会谈。佐藤首相向尼克松总统诉苦：“从日美传统的友好关系来看，去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公告的发表方式，不一定能够使人释然于怀……”

四十六年下半年，完全越过头顶的美中接触，的确使佐藤陷于窘境。当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公告发表时，可以说就已经决定了四十六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的胜负。没有搭上公共汽车的，是佐藤。不但没有搭上，佐藤还要对国府尽他的“情义”。国府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佐藤哭诉，不要抛弃国府。缔结日华条约的前首相已故的吉田茂^①，是佐藤在政界所尊奉的恩师，议会中支持台湾集团的总头目、前首相岸信介^②，又是佐藤的亲哥哥，所以他负有一种宿命，必须遵守他的

① 吉田茂于一九六七年十月死去。

② 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都出生于佐藤家，但两人都不是长子，岸信介出嗣于岸家，所以姓岸，佐藤荣作入赘于另一佐藤家，所以仍姓佐藤。他们的长兄佐藤市郎，曾任海军中将，已死去。

所谓“信义”。佐藤怎样竭尽全力用“逆重要事项决议案”来支持国府，在这里已经不必再去回顾了。在这种违背世界潮流的努力化为泡影之后，即使佐藤对尼克松提出质问，也已是覆水难收。

尼克松和他的智囊、特别助理基辛格，在决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时候，也一定充分估计到日本在事后会发生什么反应。

就这个意义来说，象尼克松和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的各个首脑会谈一样，圣克利门蒂岛会谈是一种仪式。已经损伤了“东洋人”的面子，必须借此安抚一下。交还冲绳的日子，日本主张四月一日，美国主张七月一日。两者都是新的会计年度开始的日子。难道为了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对立，总理大臣和总统，尤其是佐藤，必须千里迢迢地飞越太平洋，去举行会谈吗！

四十六年年中，成为日美贸易战争起因的日美纺织品贸易谈判，以日本方面的全面失败而告终。为了补救美国的萧条和美元危机而进行的“货币大战”，也在十二月十八日（当地时间）的华盛顿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上，以日本无可奈何地被迫接受一美元等于三百零八日元的大幅度提高兑换率而暂告结束。

佐藤挨了尼克松的揍，又给他扼住了脖子，已是气息奄奄了。而尼克松这一次在圣克利门蒂岛叫做“和平宫”的西部白宫里，则和国务卿罗杰斯一起，“殷勤地”招待了佐藤和福田外相。

特派记者们这样写着：

“两位首脑已经承认，今后日美两国互相多加关照，

不再‘一意孤行’，维持以前友好的协调关系，并且使它更加密切起来。”

然而，不管如何注意修辞，从裂缝里吹到日美关系中来的冷风，还是无法完全堵住。无论日美的高级领导人怎样用外交的微笑来粉饰表面，这次会谈本身毕竟不能消除已经带来的失望的反响。

这次会谈在洋溢着一种分明是假的“汤姆叔叔的温情”中，却迸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在首脑会谈的同时，进行着部长级的会谈。在通商产业大臣田中和美国商业部长斯坦斯的个别会谈中，田中提出“日美贸易战争停战一年”。田中的强硬的说服力，使那个精明干练的斯坦斯无法分辩，于是就通过了。这使美国方面大吃一惊。田中机灵敏捷的行动，使尼克松的左右手、有着“眼明手快的康纳利”别名的财政部长康纳利，也没有找到重新进攻的可乘之机。

流于礼仪的圣克利门蒂岛会谈的主要倾向，虽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在“田中的反击”以后，美国方面对日本代表团的看法，有些微妙的变化。

七日，在第二次佐藤——尼克松会谈中，决定交还冲绳的日期为五月十五日。这样，就想圆满地结束这一个圣克利门蒂的仪式。尼克松邀请佐藤以及福田、水田^①、田中参加午餐会。在这次宴会上，发生了和礼仪化的圣克利门蒂岛会谈不相符的不寻常的变化。这种情况，至少在随行采访的日本记者团，尤其是各报馆从东京总社

① 水田三喜男，当时任佐藤内阁大藏大臣，在自民党中控制着一个成立不久的水田派。

的政治部派来的政治记者的眼里，都感到甚至有些戏剧性。

在午餐会上，接待着日本方面首脑们的尼克松精神焕发。尤其使日美双方的随员都十分注意的是：尼克松一面拍着田中的肩膀，一面象搂抱着似地领他到餐桌旁边去。从会议场所到午餐会的地点，尼克松自己驾驶了一辆高尔夫场用的小汽车，他让佐藤和田中坐上这辆小汽车。福田从后面走着赶上去。田中的英语差不多是自修出来的，即使能够看书、罗列一些简单的单字，可是，没有听懂尼克松口若悬河的美国话和说一些富于机智的笑话的本领。而尼克松就向着这个田中亲密地谈着。

不一会儿，就发生了使两国的外交官和随员们，尤其是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员感到为难的情况。尼克松让田中在自己身边的位置上坐了下来。听说，因为尼克松这样不顾规定的席次，福田只得坐到另一张桌子去了。虽然不象过去封建藩主们在将军面前讲礼法、争次序那样重要，但是在这种日美首脑的午餐会上，席次安排也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外务省的官僚特别留意要使“福田大臣”和尼克松坐在一起。这不仅是外交礼节或 protocol（礼规）上的问题。预计佐藤将以收回冲绳为下台的机会，而福田的绰号就是佐藤的“太子”，所以必须使尼克松有一定的印象，相应地意识到福田在日本国内政治上的地位。事实上，在去年，就是四十六年九月在华盛顿召开的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上，就曾举行了一次尼克松——福田会谈。在那次召开联合委员会时，善于讥讽的评论家就写道：为了“评定”角福中谁来继任佐藤的地位，美国方

面希望角福同时访美。

东京政界的猜测和愿望，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很热闹的。例如，福田派认为：“尽管‘角先生’怎样操着他生来的大嗓门，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可是，能够和尼克松进行会谈的，还是只有福田。胜负已经定了。”

角福——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是支撑佐藤政权的两根支柱。两个人就以这样的地位都想当佐藤以后掌握政权的人。

这种公开的派系斗争，就原封不动地带到了圣克利门蒂岛。美国方面肯定也是完全知道佐藤政权的班底的。

而尼克松竟然把田中带到了自己的餐桌上去。也可能有这样的看法，认为这没有别的用意，事出偶然。也有人会这样理解，他对福田也应该相应地有一番亲密的表演。可是，忙忙碌碌的美国总统没有充裕的时间对日本国内微妙的政治作这样体贴入微的用心。也许有人会说，只是因为田中以“明朗豁达”为信条，因此坦白直爽，这样的人和美国人的气质完全合得起来。

这个“圣克利门蒂岛的轶事”是否值得这样反复猜测，那是另一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田中给了尼克松一种印象：田中就是这样的人，可以使尼克松破颜一笑，说“坐在我的旁边吧！”我想，这样判断将是不太勉强的：尼克松也许会感到田中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通情达理的人，这种说法是很含糊的。如果是善于辞令而实践不相称，那就不能算做政治家。尼克松和基辛格互相搭配着寻求收拾越南战争的道路，一直走到和